

# 暖暖 中国年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是春联贴上门框的喜庆,是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的温暖和团圆,是对吉祥如意和幸福的期盼。春节假期虽已结束,但对暖暖中国年的回忆和品味永存心间。

——编者

## 我们的 节日

### 满门春色

□冯清利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到县城工作,自此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要越岭翻山,为父母送一些米面油水果等物品。

往年腊月二十九到家,父亲都早早地把春联贴上了,以满院红红的春联迎接我归来。

看看这个门,再看看那个门,里里外外一片红,整个院落一派节日气象,遂心生温暖。红色,真的是最适宜当家家最能出彩的节日色彩。

父亲是这种喜庆氛围的制造者。没有风的日子,他会把一张小方桌放在院子中间,为自家也为邻居们写春联。有风或有雪的日子,他便把小方桌放在屋子中间。红联、白雪、黑墨相映,雪更白,联更红,墨更浓。

我曾当了多年父亲写春联的服务生。他在桌子那边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写对联,我则在桌子的这一边,配合着把纸拉紧。父亲写上一个字,我往后退一步。待父亲写完,我便一手捏住纸的一头,一张张有序地放在空闲的地方。

年复一年,父亲常写的一些对联,如“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我记住了,从中渐渐品味出了对联的规律和妙处。

父亲写得最多的横批是“人勤春早”“家和事兴”,写得最多的字是“春”和“福”。那些年,“春”来了,“福”还在路上;现在的“福”不再怠慢,春到福到,春不到福已到。

写完对联,父亲开始将红纸裁成许多小纸条,他要为家里的灶火、织布机、水井、树木、瓦罐、架子车、鸡圈、猪圈写春联了。在父亲眼里,这些地方,也是家园的一分子。是啊,哪一天不打水用,哪一天不去喂鸡猪?也让它们过个年吧。

年年岁岁,灶王“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长生不老;岁岁年年,织布机“上下龙开口,左右凤点头”,在母亲的“单手穿日月,双足定乾坤”中,我们的过年新衣有了着落。

“小心灯火”“日月经纬”“水星大吉”“树木旺盛”“五谷丰登”“劳动光荣”“六畜兴旺”等内容,写了一冬又一冬,贴了一春又一春。在冬去春来中,家从小树变大树,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了。

写到最后,父亲不忘写一个“满门

春色”。这四个字,在所写的春联中,堪称“一诗压全唐”。

贴完所有春联,再看整个院子,一下子靓丽起来。贴上春联,就把春色迎到了家中。看明媚春光,照在院落中,院落也明媚;照在花木上,花木也阳光。

春色不打折,我们的幸福、祝福更不能打折。

过年,过的是一种向往和期盼。腊月二十九,我请了假回去。一到家,看春联还没张贴。

午饭后开始贴吧。父亲的话,让我知道他也有此意:“这些年,你没有在家贴过对联了,今年,和你弟贴一回吧!”末了,我听到他低低的声音:“我有点贴不动了。”

是啊,父亲已经八十岁了。他的话让我一怔。

平日里,写诗作文成为父亲的乐趣,他在诗意中过着烟火日子,在寻常生活中寻找着点点诗意。他永远如老黄牛一般,不停歇、不怕累,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啊!

我早该让他老人家歇歇啦!贴春联虽不是多累的活儿,但间间房屋、里里外外贴下来,爬高上梯,还是挺累人、颇费时间的。我的心还是不够细啊!

贴正屋门,需要使用梯子。贴左右门框时,我想,现在的春联大多由左至右书写,已经贴过的也都如此,就不假思索按左右顺序把春联贴上了。不曾想,打开横批,恰相反。再揭下来?心想,算了,农村人懂得的不是很多。

父亲看贴反了,毫不犹豫地说:“换吧,趁刚贴上。让懂的人看到了,不笑话你们文化人?”没错,换!一换,真的顺劲多了。要不,一年中,父亲每每看到它,就心里别扭,怎么办?

孝顺,孝顺,除了其他方面要做到,贴春联也要顺啊!

大小门贴毕,父亲端来了一个小筐,里边放了十几张红纸条。父亲还紧记着家园的那些小成员们。织布机、架子车已退出历史舞台,还有离不下的灶火、水井、树木、瓦罐、鸡圈、猪圈……

该贴的都贴了,如割完了一地麦子,掰完了一地玉米。看着满院红,父亲心满意足,我则找到了乡愁。贴了一次春联,与家乡水乳交融了。

走出院落,站在街道上,再看大门两侧的春联:一室太和真高贵,满门春色大荣华。感觉将它贴在这儿,挺好。

### 岁月如歌

### 故园漫忆

## 记忆中的年味

□林涛

不知何时,天空飘起雪花,一夜之间,山村全白了。门前的台阶上,一只花狗窜过,留下一串脚印,像朵朵梅花。道旁的石碾磨,雪白圆润,看上去像一个双层奶油大蛋糕。“蛋糕”上站着只大公鸡,哪里响起两声爆竹,吓得公鸡慌了神,抖动着翅膀飞走了。那是按捺不住的少年,把那含着硝烟的年味在空中弥散。

我生在农村,也曾是个盼望过年的少年。那个时候,我只觉得爆竹炸飞才是年味,还不懂得一场大雪对于春节的意味。而今想来,大雪才是年味的底色呀!大雪营造了山村的诗意,丰盈了人们的渴盼,酝酿了新年的丰收。试想,如果一冬无雪,年还叫年吗?

你一定吃过祭灶饼吧?这是北方小年家家户户都要烙的一种饼。这种饼本也寻常,只因祭祀给灶王爷吃,便有了非凡的名声,蕴含了别样的年味。小时候,我并不垂涎于吃祭灶饼,却对灶王爷的传说有强烈好奇。如此想来,祭灶饼中的年味,也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味道!

记忆中的年味还氤氲在柏枝的幽香里。在我的家乡,“二十七,砍柏枝儿”是一种年俗。砍柏枝何用?据说,插在门上可以辟邪,点燃起来,噼啪作响,虽没有鞭

炮震耳,但也清脆有声。柏枝在燃烟中散发出特殊香味,那香味混合着烟雾飘散开来,比药香好闻,比木香浓郁,有杀菌消毒防腐驱虫之功效。由此想来,年味也该是草木药香的自然味道。

年味还充盈在一碗凉粉里。我隐约记得,在老家,那年正月初一清早,木金伯扣响门环,送来满满一碗凉粉汤。说也奇怪,当年的那碗凉粉,我早已忘却了滋味,但木金伯送凉粉的情景却留在了记忆里。如今回味起来,年味啊,也凝聚在家族亲情和邻里友善中!

记忆中的年味,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年味是村子里的古装大戏和熙熙攘攘的庙会,是街头五彩缤纷的挂历和红彤彤的春联,是闹市区高音喇叭里唱的流行歌曲,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民间社火和焰火表演,是一家人围坐观看的央视春晚。

年味也是有色彩的,它的底色是雪白,它的点缀该是春联的火红吧!我总以为传统的年味是属于农耕时代的,火红的春联和古朴拙重的木门更搭,门上贴上威武的门神才叫恰切,这该属于古风年味吧!

岁月悠悠,送走了一年又一年的光阴。时代在变,年味的呈现形式也在变,而不变的是年节中那欢乐祥和和幸福的中国滋味。

### 至爱亲情

## 我在老家过大年

□张长华

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

故乡,我们叫老家,只有故乡才是心中真正的家,听到乡音才算遇到了家人。我的老家是南阳群山环抱中一个叫白果树的小村庄,虽不大,却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外面的城市世界固然有高楼大厦,却比不上心中带着泥土芳香的故乡。

“红薯饭,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记忆中儿时老家的条件并不好,红薯成了家常便饭。村里只有小学,上自习还要自己带煤油灯去。在老家我学会了拾柴、薅草、割麦、溜红薯。

儿时的记忆渐渐模糊,但老家过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故乡的记忆虽清浅,过年美食的滋味则是最甜蜜无比的回忆。

岁末多寒意,心暖是故乡。春节放假就驱车携妻儿踏上归途,随着飞驰的车轮,我的心早已飞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

步入村口,十里春风入砚,千树芳菲入笺。漫步儿时那雨天“水泥路”晴天“扬灰路”,熟悉的小路已然陌生,一栋栋黛瓦白墙农家小院和一条宽阔直通县城和镇里的平坦水泥路相映成趣。昔日的破旧瓦房、土坯房已然不见,不时有二层三层小楼在路边拔地而起,院门口和路边还看见一辆辆本地和外牌牌照的轿车。红红的春联,长长的鞭炮,丰盛的年夜饭,熟悉的乡音问候,都让我感受到浓浓的家乡年味。

在老家,正月初一早上要去上坟,爸爸和叔叔小时候无数次带我给爷爷奶奶上坟,如今他们却成了坟中人。四年添三坟,爸爸、妈妈、叔叔,今生我至爱的三位亲人相继离去,一次次长长的送别队伍让我忍不住回首。他们的音容时时回旋在脑海,几多不舍,几多泪痕,思也神伤,说也凄凉。我曾经想,亲人去世是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今天才知道,难过是想念亲人的每一天。万物都有尽头,唯独思念没有。

相聚很短,归期在即。后备箱里装满了深深的爱和温暖,浓浓的家乡味道。家人精心挑选的家乡特产花生、芝麻、玉米糝、小磨香油、蔬菜、村办养鸡场的土鸡蛋、镇酿酒厂的木瓜酒。

一个村子就是一个中国。我的故乡虽不完美,但并不缺少美,正在变得越来越美。春节故乡之行,我看见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希望中国,一个越来越美的故乡。

### 亲情暖意

## 花边饺子

□张文艳

传统节日多与美食息息相关,在所有吃饺子的节日中,春节是最隆重、最热闹的。

母亲包饺子,很虔诚,菜要剁得碎碎的,馅要调得香香的,皮要擀得匀匀的,每一个饺子都要包得像模像样,面剂子一般般大,饺子上的花边一般般多。饺子一个个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盖帘上,犹如一朵盛开的花。

我家包饺子,通常是全家人齐动手。姐姐擀皮,母亲包,父亲煮,而我就是跑来跑去打杂的。母亲说“取个勺子来”,我就屁颠屁颠地跑到厨房取小勺;母亲说“再拿个盖帘来”,我就蹦蹦跳跳地再跑一趟。来到桌子前,看着母亲包的饺子像花一样,心里痒痒,伸手也要包。父亲就嚷:“你可别霍霍,年下的饺子都要个顶个的。”母亲抬眼瞧瞧父亲瞅我:“年下包饺子,一家子高高兴兴的呢,你嚷孩子干啥?”有了母亲撑腰,我大胆地从姐姐手里抓起一块面皮,按照母亲的样子,舀一勺馅,放到面皮中间,两边对折捏起来,可是面皮不听我的话,怎

么也不粘在一起。捏来捏去,越来越不像样子,我急了,母亲接过来,变戏法一样,一下两下就把它装扮一新。

包饺子的时候我跑得可欢,可是吃的时候,我就蔫了。在那个物资不是很丰富的年代,不知道为什么我却那么挑食,不爱吃菜,因而也不爱吃饺子馅,只吃饺子皮。坐到饭桌上,母亲看我不动筷子,就把饺子夹开,把馅挑出来,饺子皮送到我碗里,这种带着馅料味的面皮我喜欢,母亲挑一个我吃一个。

有时母亲为了哄着我多吃一点,就包小老鼠饺子,小老鼠大大的脑袋小小的尾巴,活灵活现的,又好看又好玩。父亲总是埋怨母亲,把我惯的没样。母亲手巧,还会把饺子包成太阳花,太阳花好看,我也吃。

长大了,我包的花边饺子也都像模像样的,整整齐齐排列成行。女儿爱吃素三鲜饺子,一个饺子一个虾仁,我包成太阳花和小老鼠,像当年一样,包着爱 and 希望,一家人和和美坐在一起祈祷来年的平安。

### 书香人生

## 书浸一身香

□陈明珠

辞旧迎新的春节假期,正是读书好时光。我和爱人在守岁、团圆、逛庙会、观灯展后,特意安排了一次去书店购买新书的行程,让浓浓的年味再添些别样的墨香书韵。

节日里的新华书店,也增添了喜庆的色彩。入口的玻璃门上贴上了火红的中国结图案,高大的书架上挂着精巧的宫灯和“新年快乐”“福”字样,在古色古香之上,散发出迎接新年的喜悦。

走进书店,仿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自己的心从繁华喧嚣中安静下来。

从一楼到三楼,种类繁多的书籍井然有序地陈列着,满足着不同人群的需求,每一本图书静静地等待着有缘人去开启一扇扇不同风景的门。

从耄耋老者到垂髫幼儿,无一不沉醉在这书籍的海洋中。阅读厅的长条板凳上坐满了专注的读

者,捧着经典名著的少女,让人想起“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的诗句;敦厚的长者,展开《史记》《春秋》,微微蹙眉思索着历史的变迁;还有那边卡座上的母子,妈妈轻声给小小的孩子读着可爱的图画书。

楼上楼下,我和爱人来回好几趟,消磨了几个小时的时光。想拥有的书实在太多了,在爱不释手中,忍痛割爱带走了最心仪的几本。

我伸手抓起了《最早的中国》,因为我更加深入地走进那座从几千年前华丽归来的“曾经丢失”的城。一本名家作品《草木皆情》尽显散文之美,单看书名和封面,便如同拥一捧清泉荡涤心灵的浮尘。还有《遇见一家书店》,爱书的人,一定是情感相通的吧,我们一定对书店有着同样的依恋和热爱……

我们满载而归,拎着沉甸甸的一袋子书迎着新年的夕阳回家,被书香浸润着,尽享一路芬芳的感觉,真好!

